

国图藏吴宽手稿本《吴文定公诗稿》藏书题跋考释*

廖虹虹

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学者称匏庵先生。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人。明成化四年(1468)乡试第二,八年会试、廷试连捷第一,授翰林修撰,侍讲孝宗东宫。秩满,进右谕德。孝宗即位,迁左庶子,预修《宪宗实录》,进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弘治八年(1495)晋吏部右侍郎,丁忧,服满还任,转左侍郎。改掌詹事府,入东阁典诰敕,仍侍武宗东宫。十六年进礼部尚书。引疾求致仕,孝宗慰留,竟卒于官。孝宗特赠太子太保衔,赐谥“文定”,授长子璉中书舍人,补次子奂为国子生。吴宽能诗,勤于撰述,著有《匏庵家藏集》、《平吴录》等。事详《明史》卷一八四本传。

吴宽的著作历来受人重视,今国家图书馆藏有其手书《吴文定公诗稿》(索书号12229,以下简称《诗稿》)一种,历五百余年,尚保存完好,实属难得。

一、《诗稿》内容简介

《诗稿》楷书小字,不分卷,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共录诗八十六首,虽数量有限,却有二十九首是四部丛刊本《匏翁家藏集》所无者。并且,除《画鸡》一首外,其余诗作在收入《家藏集》时题目都有改动。如《诗稿》中的“为奎题石田雪景”,《家藏集》改作“为奎侄题石田雪景”;“紫筠亭”改作“西斋前作步廊三楹奕侄种紫竹数竿于前因名紫筠亭”。又如“试茶忆在廿年前”一首,原无题,《家藏集》补题为“谢吴承翰送悟道泉”,并有数十字的小序叙述作诗缘由。总的来说,《家藏集》将题目细致化,为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但偶有例外,如“七月八日园居对雨”在《家藏集》中为“秋日园居对雨”。亦有改三两字而题意全变者,如“题宋许道宁秋江暮霭图”改为“题许道宁秋山暮霭图”,“一鹤园六咏”改为“园居六咏”,“六月十四夜丛桂堂前看月(丙辰岁作)”改为“丛桂堂前看月有感(七月十四夜)”,“乘凉”变为“西山杂兴(效范文穆公)”第六首,显然,原题更能表明作者创作时的真实处境,足见稿本之可贵。

* 本文为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陆藏汉文古籍藏书题跋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0ATQ005)成果之一。

文字的改动则较为复杂,一是改正《诗稿》中的误字,二是改写句子以增加诗歌美感。如《诗稿》中的《和陈惟寅姑苏怀古诗》,其一为:“胥门高百尺,势低越王台。越今在何许?空遣越兵来。况乃人行种,齿骨俱浮埃。”《家藏集》卷二十改题为“元人陈惟寅有苏杭怀古诗各六首予以杭未至而苏事甚多总和六首”,将前诗置于其二,曰:“胥山高百尺,势低越王台。越今在何许?溪名犹越来。当时龆与种,齿骨亦浮埃。”改正了“人行种”,另将“空遣越兵来”改作“溪名犹越来”。“越来溪”之名来源于吴越相争时期,相传越国为了攻打吴国,一夜之间开凿了一条水路,运送兵士直抵姑苏,遂灭吴。“溪名犹越来”,同样点明了“越兵来”,同样表明了“越今在何许”,而去掉了“空”这种含有议论意味的词语,显得更加委婉。并且,越来溪是吴中胜迹,也更切题。同样情况的,还有此题下的“自古繁雄地”一首的结句,《诗稿》原作“纷纷贵显者,徒尔腰金横”,而《家藏集》改为“回塘入古咏,一水仍前横”,以景语而非议论作结,更符合当时诗坛要求诗歌温柔蕴藉的审美潮流。因此,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诗稿》和《家藏集》的差异之处,正反映出明代成化、弘治年间诗坛风气由崇宋转向宗唐的轨迹。

二、《诗稿》藏书题跋考释

《诗稿》的珍贵,还体现在书中留存的众多名家手迹及钤印上。其封面行书题名为明代文徵明手笔,内页篆书书名为王穀祥所题。扉页有“北海孙氏珍藏书画印”、“安定家金”、“黄勉□□”三枚印识,书名题签下钤白文“黄氏家藏”印,正文首页有白文“孙承泽印”、白文“王履吉印”、朱文“司谏之章”、白文“章钜私印”、朱文“古白研斋”、朱文“查礼之印”等藏书印。卷末有明王世贞、清梁章钜、韩崧、尤兴诗、吴廷琛、朱琚题诗,另有明文嘉、王穉登、清钱谦益、查礼、石韞玉跋语。从这些钤印及跋语,我们可以追溯该书的流传经历,也可以看出明清人对吴宽其人、其书、其诗的评价。

眉山小样见青冰,雁塔高题最上层。今日墨池无限色,春波一派到江陵。

吴文定小楷诗一册。为题寄江陵张先辈。此公礼部、廷试皆第一也,勉之勉之。吴人王世贞。

此则题诗前钤“子贞”白文方印,署名后有朱文小方印“齐鼎”,为王世贞(1526-1590)印识。诗中的“眉山小样见青冰”,指吴宽书法学东坡而成就过之。青冰,“青出于蓝,冰寒于水”的略语,或称青蓝冰水。此言当为诗人过誉。“雁塔高题最上层”,用唐人进士雁塔题名典故,吴宽为成化八年会试、廷试第一,题名当然在“最高层”。“今日”一联中的“江陵”,联系王世贞的交游情况来看,当与张居正(1525-1582)相关。王世贞与张居正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同年,“勉之勉之”的当然不是张居正,而只能是张氏子弟,即题语中的“张先辈”。唐人最初称已登进士第者为“先辈”,后来泛指应会试者。

考张氏六子敬修、嗣修、懋修、简修、允修和静修，曾参加会试者为前三子。万历二年（1574），敬修应会试，落第。张居正决定此科不选庶吉士，为此朝野颇有猜疑。五年，敬修、嗣修参加会试，敬修仍落第，但嗣修中了二甲一名，由万历帝拔置为一甲二名，引起更大议论。八年，被张居正视为“千里驹”的懋修及第，且会试、廷试皆第一，获得“状元”的殊荣，正符合王世贞祝愿。敬修亦及第。当时天下盛传张居正为二子舞弊。后王世贞作《科试考》论万历科考之弊，借礼部郎中高桂之口评论说：“我朝二百余年公道，赖有科场一事。自权相作俑，公道悉坏。势之所极，不能亟反。十年前，张居正挟私求进，倖门四启，私属公行。王篆、朱珽等尤而效之，若以为定例牢不可破者，何哉？见闻熟而积习之私难挽也。彼居正初坏科场，每以意授人，忤者立见显祸；能先意承志者，则以美官酬之，若持左券。此其贻玷冠裳，至今唾骂者未已也。”^①表明自己对此事的憎恶，张氏难逃始作俑者之谴。

然而，从这则赠言上看，张、王之间的关系，并非如上引王文所显示的那样对立。据孙卫国先生考证，隆庆六年（1572），王世贞向已经入阁的进士同年张居正求援，张鼎力相助，为王世贞的仕途做了周密的规划：万历元年（1573）正月王世贞服除，二月即发往张居正故乡任湖广按察使；九月升广西右布政使；次年二月转任太仆寺卿，为京官正三品，这样就很容易入阁了。只是王氏期望的是入翰林为国史，对繁琐的政务并不尽心尽力，双方意愿错位。待到三年三月，时为郧阳巡抚的王世贞因荆州生员闹事，重责领头的许仕彦、王化等人，而王化为张氏妻弟，张、王两人渐生嫌隙。五月，多处地震，王氏又上《地震疏》陈时政，隐射张氏专政，两人交恶。四年，王氏先是被调为南京大理寺卿闲职，随即以“荐举涉滥”被吏部纠察，最后被劾“大节有亏”，回籍闲居。而这一切皆出自张居正操纵^②。至此两人之间的仇怨似已不可开解。然而，尽管如此，张、王二人并未绝交。孙卫国先生依据《张太岳集》中收录的答王世贞信件断定，双方礼仪性来往仍然不少，但王世贞方面的文献则无可徵。国图珍藏的这本送给“张先辈”的法书及上面的题诗、赠言，或可弥补一二。

右吴文定公诗稿一帙，计一十七叶，为诗八十六首。五、七言律、绝、歌行、古选、排律，诸体略备，盖皆公手笔。盖偶录一时之作耳，非特为此集也。按，公平生勤于笔札，每得异书，必手自抄录。予所见颇多。闻其平时训后学，亦以笔勤为勉，宜其遗迹之多如此。然往往皆行草，而此帙楷法精谨，尤为可宝。前签题犹先待诏之笔。中有王履吉印章，则知此尝为雅宜所留赏者。因漫及之。

万历丙子八月四日，后学文嘉谨题。（署名下留有一枚朱文方印印识，下半

^①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十四“科考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孙卫国：《16世纪两类士大夫的代表：文人王世贞与相臣张居正》，《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5年第6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7-205页。

部分模糊,上半部分为“文”、“私”,疑为“文嘉私印”。)

文嘉(1501-1583),字休承,为文徵明(即跋语中的“先待诏”)次子,亦是吴宽《诗稿》中屡次提到的友人“文宗儒”(文林)的孙子。文嘉精小楷,因此能识吴宽楷书《诗稿》之价值。“雅宜”为雅宜山人王宠(1494-1533),字履吉,以字行。吴县人,为文徵明之友。本书正文首页有白文“王履吉印”,当曾入王家收藏。文嘉云只是“尝为雅宜所留赏”,似不确。另外,“万历丙子”为万历四年,而文嘉题词并未言及王世贞,疑此时《诗稿》尚未归王世贞。因此,王氏得此《诗稿》又转赠给“张先辈”的时间不能早于此,但也不能晚于敬修、懋修及第的万历八年。

吴文定公书学出眉山,名雄当世。临池之士,至今虚左而让之,非独以人重也。笔札精勤,迨老不倦。此卷自录其诗而缮写工致,绵丽茂密,非苟然者。旧藏王履吉、黄勉之二先生家,故两君皆有印识。晚又经文太史鉴阅,手题标目。其流传如此,益足重矣。太原王穉登敬书。(下钤白文方印两枚:“王穉登印”、“王氏百谷”。另有朱文方印一,已模糊难辨。)

王穉登(1535-1612),字伯穀、百谷,先世江阴人,移居苏州。继王世贞后,主吴中文坛二十年,著有《吴郡丹青志》、《吴社编》等。据王穉登所言,及内封书名题签下的“黄氏家藏”,可知除王履吉外,此书亦经黄省曾收藏。黄省曾(1490-1540)字勉之,号五岳山人,吴县人,亦与文徵明友善。按,吴宽与文林交好,文林子文徵明又与王履吉、黄省曾为好友,吴宽《诗稿》也就得以在这些世谊友朋间频繁流转。

此书前后均无王穉登印识,可知其为借出“留赏”。但题词中未提及文嘉、王世贞等人,则不知其借自何处。

吾乡吴文定公手书诗稿一册,大都是其初登第、官翰林之作。公平生好学,老而不倦,家有丛书堂,藏书万卷。凡古书秘本,多出手钞。其题署有云“书于吏部东箱”者,则其佐铨时书也。王文恪公手钞《唐六典》今镂版。吴中先辈遭时承平,读书汲古,优游翰墨,其风流可想见也。北海先生出此册见眎,感而书其尾。乙酉嘉平虞山钱谦益敬书于花市之桂邸。(下有白文小方印“钱谦益印”、朱文小方印“默翁”。)

“乙酉嘉平”为顺治二年(1645)十二月,当时钱谦益(1582-1664)在北京预修《明史》,充副总裁。国破家亡之后,见前朝承平时期的乡先贤手迹,钱氏自然感慨良多。跋语中的“王文恪公”为王鏊(1450-1524),字济之,号守溪,学者称震泽先生,苏州人,与吴宽为志同道合的好友。本书扉页钤朱文“北海孙氏珍藏书画印”,正文首页又有白文方印“孙承泽”,知曾为孙氏家藏。孙承泽(1592-1676)字耳伯,一作耳北,号北海、退谷,山东益都人,世隶上林苑藉。富收藏,精鉴别。历仕明朝、大顺政权及清朝。其趣味、经历,与钱谦益可谓一致。

东坡书笔久不传,后来摹仿兼痴妍。匏庵尚书嗜苏字,用笔直追元祐

先。清诗小册写何岁？缉缀百万骊珠圆。不独字佳诗亦隽，春容澹迤朱丝弦。歌行古律各体备，八十六首纷罗骈。中间题赠最密者，陈氏玉汝沈石田。匏翁去今三百载，纸色渝晦微蠹穿。雅宜山人夙宝爱，长洲待诏题其前。末后乃归退谷叟，跋语尚识虞山钱。迁流辗转落我手，重绋十袭熏兰荃。匏翁手钞昔颇富，蝇头蚤尾蚕蛾眠。服官操觚两不废，东厢署记天曹铨。嗟余所见仅此本，太仓粒米惭困廛。安得遗书尽插架，勿使过眼归云烟。

匏翁尚书手书诗一册，乾隆戊辰秋得于京师之樱桃斜街鬻古家。己巳春，余由农曹改官广右，鹿鹿奔驰，忽已十载。戊寅长夏，偶检行笥，出此册翻阅数过，成诗一首，敬题于太平郡廨之瘴雨亭。宛平查礼。（署名下钤朱文小方印二，其一为“礼”，另一已模糊；另有朱文小圆印“楂”、朱文方印“乙未生”、白文方印“忙中闲事”。）

查礼（1715-1782）字恂叔，号俭堂。先祖于明代自江西临川徙京师，入籍宛平（今北京丰台区）；查礼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因此称“宛平查礼”、“乙未生”。好学问，擅吟诗，著有《铜鼓书堂遗稿》。跋语中的“乾隆戊辰”为乾隆十三年（1748），时查礼为户部陕西司主事，后以同知调云南，不久调广东，补庆远府理苗同知，即下文的“己巳”年（乾隆十四年）事；二十年擢为太平守。“戊寅”为乾隆二十三年。十年之间，迁转西南、岭南、东南，确实是“鹿鹿奔驰”。

此则跋语与前述各则有一个不同之处，除了赞扬吴宽的书法，还称赞其“诗隽”、“春容澹迤”，能欣赏吴氏诗歌平易娴雅的美学风格。

吴文定公手书诗册，为诗八十六首。诗题中姓氏可考者，自宾之、启南、天全翁外，李汝贤名杰，陈粹之名琦，皆登成化丙戌科，先文定成进士者也。文宗儒名林，即衡山之父，壬辰进士，与文定同年；玉汝为陈公璠，戊戌进士；贺其荣解元名恩。文定举戊子南榜，则文、陈、贺三公又皆乡试同年也。沈贞吉者，石田世父也。玉汝孙津，嘉靖戊子举人。陈维寅名汝秩，洪武间高士，疑文定追和其所作也。自余诸人，多不可考。册尾王元美诗作于文定没后。唐人称应试举子为先辈，元美与江陵张太岳为嘉靖丁未进士同年，或以赠嗣修、懋修兄弟欤？惟文休承跋祇及待诏题签，而不言册中有与温州酬答之作，未免数典忘祖矣。册历为王雅宜、黄勉之、孙退谷所藏，最后归宛平查俭堂抚军，今为予有。因略审定一过而系以诗：

匏翁集卷七十七，迹日吴中行本稀。偶书茧纸出尘劫，八十六首皆珠玑。学宗坡老字亦近，细楷整暇如其诗。中藏锋棱外取势，但有端润无痴肥。玉延亭边想歌啸，大云舒卷神旷夷。往来名辈备参考，交无杂流真庶几。弇州山人立朝日，不阿权要风骨奇。江陵二子觐高第，题诗考勉心何居？后来蒙叟益诞漫，以匏自寓言支离。老居台阁岂不达？读书论世非相知。鉅人长德士所仰，学究何损《卮言》诋。（《艺苑卮言》谓匏庵诗如学究

出身，虽复闲雅而不脱酸习。)规橐前人中有得，精鉴还推王济之。(王文恪公谓鲍庵书虽规模眉山而中多自得。)葑门赐庄作民舍，贤祠新筑灵堪依。(前岁建吴中五百名贤祠于沧浪亭，曾摹公像于石。)吏部东厢旧卷帙，(公书多手录，有署“书于吏部东厢”者，佐铨时所钞也。)昔犹流传今则微。我来公乡得公册，有人先我装重绋。(用查俭堂诗中语意。)判事操觚不偏废，公其许我希前徽。

道光十一年，岁次辛卯，腊八日，福州梁章钜书于吴中藩廨。(署名下铃白文小方印“菑邻”。)

梁章钜(1775-1849)，字茺中、閔林，号茺邻，晚年自号退庵，原籍福建长乐，祖辈于清初迁居福州，遂自称福州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选庶吉士，授礼部主事，丁忧归，主浦城浦南书院讲席。二十一年考选军机章京，历任礼部员外郎、荆州知府、淮海河务兵备道员、山东按察使、江苏布政使、甘肃布政使、广西巡抚、江苏巡抚。著有《枢垣纪略》、《退庵随笔》、《文选旁证》、《归田琐记》、《浪迹丛谈》等。

梁氏跋语和题诗中的夹注，充分体现了一位学问家的本色。而对王世贞和钱谦益的批评，则显示出了鲜明的道德标准。这一点，是与梁氏同时作跋、题诗者的共同特徵。

鲍庵尚书诗法香山，书法眉山，为当时一代文宗。此册手书诗草有王元美、文休承、王百穀诸君之跋，皆吾乡闻人。又有王雅宜、孙退谷收藏印，流传有绪。最后在查恂叔中丞家，今归茺林方伯。夫士大夫登巍科、膺高爵，当时则荣，惟文字因缘，则有旷世而相感者。方伯嗜古怀贤，悵悵大雅，此册真得所归哉！

吴下州民石韞玉手识。(署名下铃朱文小长印“晚学”。)

石韞玉(1756-1837)字执如，号琢堂、竹堂，又号花韵庵主人，晚号独学老人，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恩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五十七年，出任福建乡试正考官，旋视学湖南。嘉庆元年(1796)任满归朝，充日讲起居注官，后入值上书房为授读师傅。三年，出为重庆知府；协同经略大臣勒保平白莲教，于九年得授道员衔；十年，实授陕西潼商道道员；旋擢山东按察使，因事被劾革职，念旧劳赏编修；十二年，引疾归，主讲苏州紫阳书院二十馀年。尝修《苏州府志》，为世所重。著有《多识录》、《读语质疑》、《独学庐稿》等。石氏行事给人的最深印象是道学气质浓厚，对“得罪名教”一类书籍尤其痛恨，凡见淫词小说，必搜罗归家焚毁。

借取眉山笔一枝，北堂钞遍佐铨时。(公手录有署“书于吏部东厢”者，佐铨时笔也。)画图省识五同会，(公与常熟李世贤、吴县王济之、吴江吴禹畴、长洲陈汝玉五君子，同时同乡同朝同志同道，在都门日作五同会，绘《五同图》，五家各藏一轴。)翰墨流传百首诗。瓦砚斋头今什袭，玉延亭畔旧临池。南飞奏罢迎神曲，追配风流亦我师。

道光辛卯腊月十九日社集延月舫,祀苏文忠公生辰,适苕林方伯以此册命题,敬书一律。同里后学韩崧。(下钤白文方印“臣崧”,朱文方印“桂舫”。)

韩崧(1758-1834),字禹三,号旭亭、桂舫,别称种梅老人,室名还读斋。元和(今属苏州)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拔贡,廷试一等,分刑部任主事,升郎中;五十四年,出为河南彰德知府,历任广东高廉道、湖南岳常澧道、湖南按察使、福建按察使兼署布政使、湖南布政使;嘉庆十一年(1806),召为刑部侍郎,以宗室敏学案得罪,降广东按察使;未几升巡抚,署总督,镇压澳门海盗有功;十八年,擢刑部尚书;二十一年,丁忧,服阙,仍补刑部尚书。道光四年(1824),以侯际清案解任就质,拟夺职遣戍,以年老从宽,发往陵墓营建处效力。未几,复补刑部右侍郎,以疾告归。工诗,著有《还读斋诗稿》、《还读斋诗稿续刻》。

道光辛卯为道光十一年,时韩崧归乡闲居。题诗中的“翰墨流传百首诗”取约数,实为八十六首。夹注中的“长洲陈汝玉”,据《诗稿》可知为“玉汝”之误。“玉延亭”为弘治初年吴宽居官北京时所构,落成后,吴氏门人弟子歌咏唱和,一时名公俊彦如李东阳、陆容、赵宽、毛澄、王鏊、陈瑒等亦登亭雅集,成为绵延十年的风雅盛事。后由沈周绘图,并缀诸人诗赋,成《玉延亭诗画卷》。入清后,曾为翁方纲收藏,今尚存。韩崧此诗曾收入其《还读斋诗稿续刻》卷五,题作“是日苕林方伯出吴文定公诗翰索社友题句敬书一律于后”,“五同会”的注释稍异:“……在都门作五同会,绘五图,各藏一轴焉。”诗歌结尾另有注:“瓦研斋、玉延亭俱苕林家旧额。”则梁章钜家亦有亭名“玉延”,不独指吴宽的玉延亭雅集。

我家葑水滨,与公东庄邻。(天赐庄之东庄,公之父讳孟融所治。公贵后,隼流竟为题咏,沈石翁绘图,李文正公作记。)地广六十亩,人隔四百春。杖藜访遗迹,怀古看斜曛。高酣亭已侈,(乾隆年间侍读张涵斋老人侨寓于此数十载。)折桂桥安存?(桥近文星阁,所谓古迹者,唯此而已。)后嗣久式微,密祠委荆榛。惟公丰采峻,蹇蹇王之臣。馀事工诗翰,泼墨生烟云。忝叹陵为移,风流今未泯。好古如方伯,旷代交有神。蒐罗获长册,端楷精绝伦。计诗八十七,叶叶扬清芬。停来持素册,恰逢坡生辰。公书宗坡仙,文字夙有因。方伯又肖公,俱坡仙后身。遂知好根种,天合非由人。请吹李委笛,请饮雪堂醇。兴酣淋漓笔,为公题长言。一事三善备,佳话争惊喧。

岁在重光单阙涂月坡诞后三日,炙砚谨题于葑水延月草庐。乡后学尤兴诗,时年七十又二。(此诗前钤白文长印“籍图”,后钤朱文小圆印“兴”、朱文小方印“诗”,白文方印“遂初口藏”。)

尤兴诗,吴县人,据诗末署题,道光辛卯年七十二岁,则当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人,就教职,署奉贤训导,注选为内阁中书,后为协办侍读。丁忧,不复出。生平最重名教,主苏州平江书院十九年。与黄丕烈交好,道光三年(1823)春一同发起问梅诗社,五年黄氏卒后,与石韞玉

继续组织社事,维持问梅诗社不坠。

此诗中的“计诗八十七”,多算了一首。诗中两次出现的“方伯”为时任江苏布政使的梁章钜。诗的后半部分重点放在了东坡生日上,用了李委献曲求诗、雪堂夜饮两个典故。“停未持素册,恰逢坡生辰”,可知与上文韩封同时鉴赏此书,但成诗在三日之后。

尚书遗集琳琅富,此册流传近百篇。诗以春容归雅则,书从转侧见清妍。吾乡文献怀前代,同姓科名愧昔贤。三百年来留楮墨,东庄亭榭久荒烟。

道光壬辰岁芒种节,后学廷琛。(署名下钤白文方印“廷琛之印”。)

落款未著姓氏,因此《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廷琛题诗”。其实,从诗中“同姓科名”一语可知作者亦姓吴。吴廷琛(1773-1844),字震南,号棣华,元和(今属苏州)人。嘉庆七年状元;九年,以庶吉士出充湖南乡试主考官,留任湖南学政,发扬儒学;十一年丁忧,十三年服满,入京考选,得一等;十五年出为金华知府,转杭州;道光二年,升直隶清河道员,兼署按察使;五年,任云南按察使,署布政使,政绩显著,次年以召还朝;七年,因病告假回乡,未再出山。著有《归田集》。“昔贤”吴宽举明成化八年进士第一名,为一代名臣;自己虽然有同样的出身,但疾病缠身,不得上进,诚为“可愧”。然而此时吴廷琛已闲居五年,一直未谋复官,因此这个“愧”应该只是个谦虚的姿态,实则不为不乐仕进。

诗中的“东庄”由吴宽父孟融始构,吴宽及第时尚未完工,此后由其弟吴宣继续修葺,成为江南士大夫觞咏之所。李东阳曾作《东庄记》。吴宽挚友沈周常寓居东庄,写下许多诗篇,并绘有《东庄图册》二十四帧(现存二十一帧,藏南京博物院)。“道光壬辰岁”为道光十二年(1832)。

东坡笔法乐天诗,婀娜端庄并两师。却怪荆公何草草,横风疾雨百忙时。中多益友赠酬篇,卷帙题尤出石田。处士名卿差足敌,由来雅艳契林泉。(文定与沈石田最契,朱竹垞谓其诗亦足相敌。此卷中多题沈画者。)匏庵集□委榛菅,此册珍藏见一斑。八十六章珠颗颗,摩挲如近昔贤颜。平生古籍日钞眷,吏部东厢署记曾。惜散云烟存本少,只瞻手植廨中藤。(京师吏部廨藤花为公所植,今尚存。)

道光壬辰,泾后学朱珔。(署名下钤白文方印“朱珔之印”。)

朱珔(1769-1850),字玉存,一字兰坡,安徽泾县人。嘉庆七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擢至侍读。道光元年,直上书房,升右春坊右赞善,告养,归。朱珔嗜书如命,学有本原。历主钟山、正谊、紫阳书院,几三十年,教后进以通经学古为先。与桐城姚鼐、阳湖李兆洛鼎足而三,并负儒林宿望。生平勤于撰述,著有《说文假借义证》、《经文广异》、《文选集释》、《小万卷斋诗文集》,辑有《国朝古文汇钞》、《诂经文钞》等。

这首诗也体现出了朱氏的文学眼光和美学趣味:他发现了吴宽诗歌宗法

白居易,是对查礼“春容澹迤”说法的深化;他对书法的要求同样是“婀娜端庄”,而不满于王安石“横风疾雨”风格(张邦基《墨庄漫录》曾赞荆公书法“清劲峭拔,飘飘不凡”,朱珔显然不能同意)。

以上十一则跋语和题诗,仅有韩崧的题诗曾收入其诗集《还读斋诗稿续刻》中,馀者皆未入集。由这些跋语和题诗,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吴文定公诗稿》的递藏情况:此书先为吴中王履吉、黄省曾所有,经多位挚友鉴赏、品题。万历初,又经文嘉、王穉登题识。王世贞得此书,将其作为礼物送给张居正三子张懋修,此书流入京师。明末清初,为孙承泽退谷万卷楼插架之物;钱谦益在京得睹此书,亦作跋以抒感慨。后流落书肆,乾隆间为宛平查礼购得,携之辗转南北。道光时,此书流回吴中,为梁章钜收得,梁氏遂遍徵吴中名流题咏,此书因此而更显珍贵。

三、宣南诗社与问梅诗社之关系

此外,道光十一、十二年为《吴文定公诗稿》题诗、作跋者亦颇值得细说。就人事关系而言,书的主人梁章钜与吴廷琛、朱珔同为嘉庆七年进士,有同年之谊。至于学术根源,梁氏生于福州,朱珔生于泾县,两地皆有深厚的理学传统。诸人经历中有一共同点值得重视:除了韩崧,梁、石、尤、吴、朱五人皆曾担任书院山长或主持地方学政,石韞玉至为帝王师,均具深厚的儒学修养。因此在评价历史人物如王世贞、钱谦益的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扶持道义的责任感。

并且,诸人为学从政均有经世济用精神。这还需从嘉庆、道光间的“宣南诗社”说起。宣南诗社初成于嘉庆九年冬,为嘉庆七年进士的小型集会,称消寒诗社,成员惟顾莼、陶澍及朱珔等六人,朱珔为发起人。此会在嘉庆十年冬、十一年春又有数位同年加入,然而因外放或丁忧,诗社成员风流云散,此后数年集会断断续续,规模很小。直到嘉庆十九年,董国华主持的嘉庆十三年进士同年消寒会并入,合成宣南诗社,社集规模始大。梁章钜也于此年进入诗社,陆续入会者尚有林则徐、周之琦、胡承珙等人^①。虽然集会内容不外乎评书赏画、吊古怀人、纪念苏轼或黄庭坚诞辰之类的风雅事,但其效果不仅仅是消遣时光。胡承珙的《消寒诗社图序》云:“间旬日一集,集必有诗。嗣是岁率举行,或春秋佳日,或长夏无事,亦相与命俦啸侣,陶咏终夕,不独消寒也;尊酒流连,谈噱间作,时复商榷古今上下,其议论足以祛疑蔽而泯异同,不独诗也。”^②概言之,集会可促进学术交流,泯去党同伐异之心。其宗旨和目的,则是“以风雅之才,求康济之学。……方今海宇晏安,人民静谧,而事之待理者渐多,坐言而起行之,

^①陶用舒先生在其大作《陶澍与宣南诗友》(《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中对消寒诗社与宣南诗社的发起、发展及人员组成情况有较详细的介绍,可参看。

^②胡承珙:《消寒诗社图序》,《求是堂文集》卷四,清道光十七年(1837)刊本。

兴利除害,为国家万年有道之福,则不仅以区区文字夸交际。”^①

道光四年,随着宣南诗社多位成员南下返乡、为官、休假或退隐,诗社活动渐趋停顿。但消寒诗社的传统却随着这些成员融入了吴中原有的问梅诗社,成为问梅诗社冬春间社集的代称。问梅诗社始于道光三年春,时黄丕烈与尤兴诗相约往西郊探梅,互有酬答。然社事初起时,参与者寥寥,仅有石韞玉、彭希郑、潘奕隼数人,皆为退隐闲居之人。道光四年后社集壮大、社事绵延,则多赖尤兴诗及石韞玉积极延引、结纳名公巨卿。

道光四年冬,顾莼从北京寄来《梅花长卷》以示庆贺,事见尤兴诗《延月舫四集》卷六的《顾南雅学士莼知有问梅诗社写寄尧夫梅花长卷同社友题》,消寒诗社同问梅诗社初步接触。随后,潘曾沂、梁章钜、韩崧、陶澍、朱珔、吴廷琛、卓秉恬等人陆续南来,受石韞玉及尤兴诗邀请,相继入社,消寒诗会的传统很自然地移入问梅诗社中。据尤兴诗《延月舫四集》,首次出现消寒雅集纪录在卷八,题作《四九消寒集汲雅山馆送腊以开琼筵以坐花句分韵得筵字余有期丧未赴聊和一首》,时为道光六年冬。韩崧《还读斋诗稿续刻》有更为详细的纪录,每年皆从冬至开始,几乎每一九中都要举行一次聚会,至九九而终,集会也计为问梅诗社的聚集次数。如卷二《十一月十八日诗社第七十集集五柳园为头九消寒会序齿分韵得始字》、《十一月二十四日问梅诗社第七十一集兰友招集沧浪亭为二九消寒会分韵得浪字》、卷三《仲春五日诗社第七十七集饮葑间汲雅山馆时已届九九之期即作消寒末会以东风已绿瀛洲草分韵得风字成二律》,等等。

在这些社集中,时常能见到两位地方主政者——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布政使梁章钜的身影,梁章钜与石韞玉等人来往尤其密切。道光十一年冬东坡生辰,梁章钜召集石韞玉、韩崧、尤兴诗赏帖赋诗,后又索朱珔题诗,只是众多社集中的一次。然而考虑到陶、梁两人的为政实绩,以及石韞玉等人在吴中的乡贤地位,则可知这些社集不仅仅是为了流连光景,以文学饰吏治,更具有联络乡绅、扶持名教乃至顺利施政的功用,当是早年消寒诗会、宣南诗社“以风雅之才,求康济之学”宗旨的延续。

作者单位:国家图书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①朱绶:《宣南诗会图记》,潘曾沂:《功甫小集》卷八《宣南诗会图自题》诗后附录,清同治八年(1869)刊本。